

冷笔写尽中年男人的七荤八素；人物、情节真实得有些残忍

单身中年

老象  作品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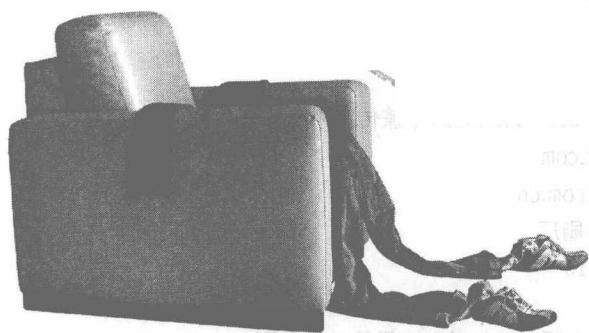
此书献给所有憋屈
但仍坚挺的中年男人



 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单身中年

老象 作品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单身中年 / 老象著. —北京:

现代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-7-80244-515-4

I. 单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7617 号

单身中年

作 者 老 象

责任编辑 刘 刚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 www.xiandaibook.com
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
开 本 700×1000 1 / 16

印 张 20.75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515-4

定 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请允许我们绝望
在很多时候灰头土脸
请允许我们忠实
在长久的无奈中一往情深

谨以此书献给一位朋友
纪念我们三十年的交情

(以出场先后为序，■号为角色的重要指数)

老周 四十来岁，以操作各类“项目”为业，在西山市上下各界都混得很熟。为人仗义，好面儿，江湖人称“四哥”。离婚后陡成无比抢手的中年王老五，终日子感慨中时而放纵，时而烦恼。冷不丁也抽回风，来一把琼瑶式的不能自拔，终归还是自嘲着接受无奈结局。站在一览众山小的生命高处，不知该由何处下山。■■■■■

孙丽 老周前妻，曾如仇敌。如今一切皆成往事，仅构成老周记忆中一道斑斓凄楚的风景。■■

双萍 老周多年间最稳定持久的情人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精神支柱也不过分。平和温婉，善解人意，是多数男人可遇不可求的婚外梦想。■■■

王校长 老周关系最铁的俩哥们儿之一，自幼同学，深知老周性格特征。跟各界人都处得来，同时还能“出淤泥而不染”。努力想把老周拉回常规生活，为其大肆张罗介绍女友。■■■

老徐 老周的紧密层“狐朋”，常年于四处瞎捅乱戳中寻觅商机，可随时协助老周起哄架秧子。■

小庞 老周的另一位紧密层“狗友”，年轻老成，办事周全，一切视老大马首是瞻。■

钱越 老周的官方合作伙伴，现任与西山市相邻的西岭市市长。官做得极潇洒，什么好事坏事都不拉下。生活中有点儿小麻烦也没关系，可完全交由老周处理。■

沈红 年轻的离婚女人，由外地漂来西山，平日胡乱做点儿生意，茫无目的地四处乱混。头脑简单，为人实在。一度对老周深为倾倒，做了一场真诚奉献，却因不善把握中年男人，很快便成了过客。■■■

小兰 大龄未婚，农村女孩。常年漂在西山，虽无业却能到处蹭点儿吃喝。外表单纯，实

则深有心机，秉承生存至上的处世原则，说来也是无奈之举。以姿色加头脑，在男人间总会有所收获，给老马就好好上了一课。■ ■ ■

小青 年轻的离婚女人，但不缺下家。心直口快，老周的异性哥们儿。■ ■

冯夏 小青的表姐，离婚有些年头的女人。对生活不太满意，却又难以彻底改变。与老周的关系，处于双方都不肯点开的半暧昧状态。■ ■

老唐 老周的另一个小时同学，小有聪明却难在机关里得志。同样离婚了，遂益发放浪形骸于社会底层，熟悉各类边缘地带及闲杂人等。是那种虽在功利角度看着无用，却可以随时喝酒聊天干坏事的朋友。■ ■

小方 老唐的鬼混对象之一，单身老女人，肆无忌惮地穿梭在社会上。■

老马 老周最为臭味相投的朋友，省城北山市人。多年前将老周带入项目界，并手把手教会老周干种种坏事，后生意做淡了，消费亦开始滑坡，却仍能勉强维持在一种半糜烂状态。常年与老周交流切磋作案经历，互作清醒状点评对方。不留神在小兰这里栽了一跟头，孰料竟成荒唐生涯的绝唱。■ ■ ■ ■

娟儿 老马在北山的前任情人，一个傍男人还不耽误找下家的小“省漂”。■

李芸 先漂在北山打工，后回到长沙售楼而一举成功。乍看不甚招眼，深交才知是那种能于不经意间摄人魂魄的才女，其擅长的才艺项目恰好能制住老周这种不会轻易就范的老男人。跟老周大玩儿了一把儿女情怀之后，又于巅峰状态戛然而转向而去，成为令老周无以言表的远方幻影。

■ ■ ■ ■ ■

郑姐 老周的商业伙伴，北京的一位小有通天能力的老女人。工作之外，生活亦心乱如麻。■

胖主任 北京郑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，小豪爽，小滑头。■

翟秘书 一位高层老同志的秘书，懂规矩，城府深，与老周的高超公关能力恰成绝配。■

老韩 一个久漂北京的“项目虫”，执迷不悟，出头无期。■

苏睿 京城小公司中年女老板，欲望亢劲，来者不拒；老周初时当成是艳遇，久后才知是被她给倒玩儿了一把。■

陈霞 西山批发市场女商人，沈红的朋友。泼辣直接，放得开豁得出，有股子赤裸裸的猛劲。■

小顾 老周在大众舞厅认识的舞伴，机关清洁工，给老周带来一段温馨的家常生活体验。但她在对此种成人游戏短暂沉迷后，终能清醒退出。■ ■

小胖 老周的又一个舞伴，个体商人。留下一段匆匆而过的艳遇，令人颇多开心回忆。■

小吴 对老周始终有所保留的舞伴，寂寞的驻外白领，令老周想来不无情趣及惆怅。■

小元 老周在网上发布交友信息后引来的应征者，银行职员，自立能力强，但相貌平平，难入老周法眼。后与老唐混到了一起，倒也天生一对。■ ■

小徐 陈霞表妹，外地离婚后漂来西山，做点小生意。形象及性情都好，堪称令老周眼前再次一亮的女子，可惜最终还是阴差阳错。■ ■

朱局长 西岭市官员，希望借老周之手向钱越行贿。发明有大量官场邪性理论。■

琳琳 “80后”女大夫，有短暂婚史。见识到老周这等成熟男性后，对其带来的红尘霏色无比好奇兼向往。尽管她也明知不会跟老周有未来，却又希望能尽量延长相处的每一天。■ ■

目 录

第一章	
重返单身	1
第二章	
流年如梦	35
第三章	
萍水相逢	68
第四章	
尘世风情	99
第五章	
若有前缘	134

第六章	
彻底沦陷	166

第七章	
最后一枪	196

第八章	
至俗狂欢	230

第九章	
寂然远眺	262

第十章	
来去匆匆	295

第一章 重返单身

1

老周没想到，婚能离得这么容易。

倒不是说整个过程不难，而是最终结果的突然实现，大大出乎他多年意料。前后不过大半天，就完成了由达成共识到办妥手续的全过程，这搁谁也得说痛快。在老周感觉中，则完全跟场梦游一样。

早晨，他躺在床上给老婆孙丽拨了个电话，问她上午有时间吗。孙丽说有。老周说，那咱们的事也再谈谈吧。孙丽稍一顿，说，好，你过来吧。

老周就穿好衣服，出门开车回了老家。在门口小摊上还买了点豆浆油条，拎着上楼，自己开门进去。听见卫生间有动静，估计是孙丽在里面。自己便找只碗，将豆浆倒出一半，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又到冰箱里找了包榨菜，坐回沙发上，夹根油条蘸着豆浆吃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孙丽出了卫生间。一个保养很好的女人，走在街上基本看不出已年过四十。但老周没怎么仔细看她，只是招呼一声：“吃饭了吗？还有豆浆。”

孙丽没回答，只是转到一旁的另张沙发上坐下，神色平静地看过来：“说吧。”

老周直起身，把半根油条丢进碗里，深呼吸一下，才说：“你看，孩子也上学



单身中年

去了，咱们的事，是不是也该有个了结了？”

他停下来等反应。但片刻后，孙丽却只是说：“把你想说的都说完。”

老周反倒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想了想，才继续慢吞吞道：“这些年，也提过好多次了，该考虑的基本就那几件事。我看，咱们就先草拟个协议吧。”

“你写吧。”孙丽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

老周简直都想仔细看 ней一眼，这还是那个人儿吗？但他克制住了自己，这点职业素养他还是有的，如同面对谈判对手表露出的宽容，绝不能立刻面露幼稚的喜色一样。何况，眼下即便没像多年来那样见面就咆哮，人家也只是让你先出牌而已，你又怎知人家不是有更狠的底牌在等着你？

老周轻吸口气，目视茶几：“两套房子，都归你，将来可以给孩子一套。孩子上学的费用，全由我负担。另外，再给你二十万，怎么样？”

孙丽不吱声。老周抬眼看她，见她有点似笑非笑的样子，似乎在等自己脸红，为自己的不够男人气而汗颜、而羞愧、而无地自容。

但老周的职业素养还是能起到作用，他脸上只是浮现出一种混杂着困惑、无辜、茫然、好奇等成分的神情，随即便伸手拿起筷子，夹起那半根油条继续吃起来。

孙丽依旧不吱声，极有耐心地等他将油条吃完，又将半碗豆浆也喝光。最终，还是得老周开口。

“我这几年的状况你也知道。”老周掏出烟来点上，同样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，“那就三十万吧，但要分期付款，一下是拿不出来。”他边说边轻点着头，做沉思状，“每年五万，六年付清。”

老婆低下了头。看来差不多了，老周想。

这其实只是老周刚想到的数字。严格说，今天起床之前，他都没料到会转眼就跨入谈钱的阶段。何况，就在几年前，这数字还是百万以上的分量呢。

“我们也都有点风度，”孙丽把头抬起来说，“该说该闹的，这些年都折腾无数遍了。孩子上学之外的其他需要，我想也不必另加说明，你周建龙不会连这点为人的资本都没有。”

老周眼中瞬间掠过一丝感慨，是那种面对知音的欣慰。可不嘛，有关孩子的



项目，压根儿就不必往协议上写。我周建龙是什么样的人，还不到处都是碑吗？

“不过，还有件事你不会忘了吧？”孙丽说，“前几年炒股票，我套在里面不少，主要是听了你那个省中行的朋友提供的所谓信息。你看，是不是可以把账户全移交给你，然后你按成本还给我。”

老周马上为自己方才的庆幸感到可笑，尽管孙丽的此类战术说来尚属正常，杀伤指数大致可算是温柔一刀。这在商业谈判中，叫做良好气氛下的自然加码，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，便是肉都买了，还差那点葱花吗？

当然这葱花的价钱也不便宜，不过确实无所谓了。老周爽快地接受了孙丽关于股票成本的估价，包括目前账户上虽不显示，却是在前面不断割肉调仓所带来的损失——反正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——同样分摊在六年内付清。至于前面赚到的钱就不提了，那完全是对她投资智慧的正常回报。

俩人带齐有关证件，去了离婚登记处。排号的人还不少，尤其让老周开眼的是，有对年轻男女，竟是女的坐在男的腿上，看上去比结婚登记的还亲热，直到拿上小绿本之后，依旧搂着腰款款而去。老周夫妇不禁同时以眼角余光扫了对方一眼，似乎既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，也为彼此间没有大吵大闹而颇有共勉之意。

很快，俩人也分别拿到了小绿本。如今办手续的简捷程度，比早年的传闻中似乎大有提高。也有些没拿到绿本的，都是对有关事项了解不全面，需要按规定进行某些补充。而这对老周来讲，已不成其为问题——这些年间早咨询过多少遍了。

老公老婆，转眼就成了前夫前妻。

老周又开车把孙丽送回家，一路上俩人一言不发。停车后老周偏过头去点了点，孙丽毫无反应，开门下车而去。

老周又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几秒钟，然后才脚下轻踏，驱车而去。手足间的动作有点慢镜头味道，犹如电影上的告别场面。



单身中年

2

来到办公室坐下，老周拿出手机，将方才未及细加处理的电话及短信逐个回复一遍。一看表，还不到中午，可见一大早的效率有多高。

他点上支烟，起身在室内走来走去。今天的事发生得突然了点儿，需要些时间来消化。

简单说，是有点儿接受不了这一事实。早晨回家的路上，还以为无非又是跟往常大同小异的一次不欢而散呢，所以才行动得那么不慌不忙。没想到多年期望的时刻，居然如此轻易就能到来，莫非这就是由量变积累到质变了？说不好。

往事历历，混沌如烟雨。

在熟人们印象中，老周早年的恋爱时光和婚后的厮打岁月，都充满了经典事例。恋爱时的经典是，纵有重重险阻，却无法阻挡相隔千里的俩人走到一起。厮打中的经典则是，孙丽常年将他恨入骨髓，却又死也不离。

厮打间，一晃十多年。这期间他的生意干得五花八门，总体是由辉煌步入了低谷，由老板变成了打工仔。尽管，他现在的老板在他面前客气着呢，私底下从来都是叫他“四哥”，而他也可以对老板直呼其名。但老板就是老板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人家可以对你礼贤下士，你却不能不拿自己当外人。至于表面上的和谐气氛，则无非双方都是明白人，都将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罢了。

此间的多场离婚战役，皆以他屡攻不克、无奈退却而告终。用朋友老马的话说就是，你老婆就拿你消遣解闷儿呢，反正又暂时没下家，再要是成了被你甩掉的怨妇，那多没面子！这话虽听着损了点儿，倒也不无道理。

其实更现实的原因在于，一是孙丽要价太高，再就是孩子还在上中小学，后者是更主要的制约因素。每次无论俩人吵得再凶，只要那黑小子吼上一嗓子，“你们都给我闭嘴！”登时就鸦雀无声。

在少爷这个真正的家长面前，无论你打算离婚的理由多充分，一想到可能会影响他的“学业”（多神圣！），便都不成为理由。尽管这臭小子学得并不咋的，起



码比老周当年差的远。

终于，几天前少爷离开了家，去外地一所大学读了个自费专业。对学校无论满意度如何，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。此时将离婚的旧话重提，也就顺理成章。

再加上老周多年来对外呈现的单边下跌形象，显然也为今天的顺利签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想到这里，老周不禁有些黯然。看来自己真是没了利用价值，连当初厉鬼般的老婆，都不屑于继续纠缠了。

随之，他脑海中又闪过另一丝念头：该不会是，她真已找好下家了吧？要不然闲着也是闲着，怎会轻易放过自己这多年玩熟了的猎物？

不过即便那样，也都不重要了。老周摁灭烟头，在转椅上仰身长叹。只要自己已得到了想得到的，又何必在意别人获取多少呢！这也是他多年一贯的商业原则。

电话响，是老板打来的，说中午有个饭局，要他一起出席。

正好，他娘的好好喝几杯。老周欣然应允，随即长身而起。

3

四小时后，老周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。

晃晃脑袋，似乎还算清楚，但怎么回来的却没记忆。以往的白天里，这种情况可不多见。作为一名职业酒徒，中午这点酒本不算什么，之所以突然躺倒，估计跟没把好节奏，喝得比较急有关。看来小人得志的尾巴还是憋不住往上翘。

他起来洗把脸，坐到办公桌前，又点上烟，将一口烟雾长长地吐出来。感觉自己仿佛是个端坐山顶的老仙，正眺望远方的红尘世界。

这个办公室归他专有，尽管他在本公司无职无权。

他常年跑各种项目，目标主要是国家以种种名义扶持地方企业的多类基金。原理上就是，中央出于某些阶段目标的考虑，譬如环保节能、无公害食品、循环经济、研发升级等等，拨出许多钱来，希望能用到各地真正需要的地方。这在企业眼中，自然无疑于悬在天上的一块块肥肉，没有不向往之理。但光向往没用，



单身中年

你若不能证明自己的需求最合理、最迫切，肥肉肯定不会自动掉到你嘴里。而这其实也正是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难处，即如何能从各地伸来的无数只手里，辨认出哪只最值得给予。这就要看谁最能按照有形和无形的程序，以最恰当的方式来达到目标了，结果便催生了一个行当——跑项目。好汉老周，正是该行业里的资深者之一。多年来，他曾给多家企业跑来过大笔资金，在西山颇有名气。其江湖形象基本就是一棵活生生的摇钱树，仿佛谁抢到他，谁就能得到国家的便宜。

当然说来容易，这种天上掉元宝的好事儿，现在也是越来越难操作了。谁都不傻，神州到处都有手眼通天的能人。如今运作一个项目，卷入其中的要人已越来越多，整套流程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任何意外、偶然的因素都有可能突然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，种种暗箱猫儿腻的高技巧程度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老周在这原本轻车熟路的老行当里面，运作的周期同样也开始越来越长，最终成果却逐渐打起了折扣。总之风水轮转，一切都不比当年了。

当然，信赖他的主儿依旧大有人在，只要他愿意，找份儿差事还是不成问题。眼前这家公司的老板，家庭有点高干背景，本人也熟悉江湖路数。岁数尽管不大，阅历却不可谓不丰；虽没什么正经学历，样子却像个白面书生。尽管早积攒下若干桶金子，在人前仍始终一副谦恭和顺的模样。还有好些看似不协调的东西，都能在这位少壮老板身上自然混杂在一起，这说来也得算是种道行。而在这老板以往的口头评价中，老周这种黑白道皆能讲上话的人，又岂止一个单纯跑项目的专业高手，简直就是足以携带自己走向未来的精神领袖。遂做出一系列大恭敬姿态，终将老周请到了自己麾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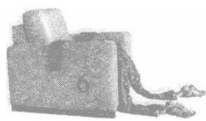
在老周看来，这地方倒也自由自在，不像伺候某些大公司老板那样，总有种笼罩头顶的压抑感，拿多少提成也不舒服，于是就待了下来。两年间，尽管完成的只是些小项目，但有些颇富新意的大项目也开始有了眉目，总的感觉还算顺心。

他看看时间，快下班了。今天倒是轻松，不但手头没什么急着办的事，关键还卸下了多年背负的一大重担，该算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。

他摁灭烟头，开始拨起电话。

第一个打给双萍。

“喂，干吗呢？”



“没事啊，就算是正在想你吧。”

老周松了松脸上皮肤：“跟你说个事儿，能猜到是什么吗？”

“你好像从没让我猜过什么吧？”

“是啊，那就更应该一猜一个准儿了。”

对方略顿了一下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明白什么了？”

“你离婚了。”

老周有点愣，继而点点头：“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”

对方反倒没声了。

“我明天到你那儿去吧。”

“行。”咔嚓，电话挂断。

老周仰起脸，看了会儿天花板。随即抬手轻拍两下桌子，再次抓起话筒，这回改成了大声吆喝：

“喂，王校长吗？又跟哪个女教师谈心呢？哈哈，没事啊？那好，晚上坐坐！什么？是 sit down 那个坐坐还是 make 那个做做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接着又连拨几个号码，个个都是多年的狐朋狗友，一想就痛快的那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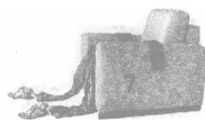
4

一席四人，团坐在一家饭馆的单间里。

此饭馆刻意装饰出一种简陋风格，主推本地乡村菜，很得老周偏爱，不仅平常总拿这儿当食堂，有时来了外地朋友也往这儿带。

在场的另三位是：

王校长，老周的小时同学，后来又一同考上了大学，现任一所重点中学校长。平日交游广阔，每日饭局不断，在下属中威信却也挺高。这主要由于他为人正派，品行单纯，工作都能抓到点子上，给人印象是既有活动能力又有道德水准，结果一不留神竟成了当今打灯笼难找的德艺双馨人才。因为现在的干部，要么便有点



单身中年

儿说不清道不明的品质瑕疵，要么就只会做应声虫，没点独立思考能力。能修炼到王校长这种看似不甚费力的自然境界，其实挺难得的。

小庞，一家小广告公司经理，憨厚实诚，打一巴掌都不带瞪眼的那种好人面孔。由于行业门槛低，终年纠缠在低价竞争之中，平日见人就一脸疲惫相，更添几分少年老成。他原是王校长的一个远房亲戚，被老周调遣起来也颇为得心应手，就成了老周朋友圈的核心成员。老周接触人多，有时跟人吃饭谈到广告，就一个电话把他拎过去，几年来没少帮他拉客户。所以他到了老周面前，永远都一副低调小兄弟模样。

老徐，项目公司经理，江湖老油条一根，一看就不像正经人。他的公司属于半包性质，资质证照俱全，但固定员工基本没有。啥时候有活儿了，马上拉起一彪人马轰隆隆干上一气，快速合作快速分赃，随即作鸟兽散。在他眼里，老周无疑属于可以长线投资的对象，何况即便老周自己手中没项目给他干，他也可以像小庞一样，通过老周间接获得信息，或开通渠道，因此也就长年跟老周鬼混在一起，属于能一同干所有坏事的极品狗友。

此刻，老周神色平静，安详地看着大家。另三人也都觉察出来了，他今天肯定是有蹊跷事，不会太坏，但又不像能好到哪儿去。

菜上齐了。老周端起酒来：“各位，先干了这杯。”

三人都不言声，让干就干，然后继续神秘兮兮地瞅着他，静待下文。

老周再次斟满，端起。这次表情更松弛了些，长长地吁出口气：“这个我先干，你们看着办。”说罢又一仰脖子。那仨自然同样处理。

老周是这样一种人，平日始终坦率外露，连走路的姿态都是恨不能四肢张开，一点不设防的样子。老马曾说他有位高层领导人，后者在电视上会见客人时的表情，便是将原本就很大的嘴巴用力张开，伸出手迎着客人走去，让人感到没有比这更浓烈的盛情了。

老周还有一系列自我表白常用语，比如举杯劝酒时，他会极庄重诚恳地说：各位，我小时候得过大脑炎，现在还有点儿后遗症，智商不太发达，简单说，我就是一傻逼，全靠各位弟兄们，才活到今天。我先喝，你们随意，喝一点儿也是看得起我！

